

CAO YU

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Cao Yu, a Chinese playwright, wearing glasses and a suit,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side. The portrait is set against a dark background and is framed by a light-colored border.

曹禺剧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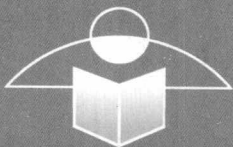
A detailed stone carving of a dragon, likely a traditional Chinese motif, with intricate scales and flowing mane, positioned at the bottom of the cover.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PLAYS

曹禺剧作

傅光明选编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曹 洁

封面设计 梁 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曹禺剧作/曹禺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01.5(2003.1重印)
(世纪文存丛书)
ISBN 7-5339-1445-7

I. 曹… II. ①曹… III. 话剧—剧本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现代 IV. I234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15714号

曹 禺 剧 作

傅光明选编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插页2 字数412千字 印张16.625

2001年5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3次印刷

ISBN 7—5339—1445—7/I·1293 定价:24.00元

前 言

有许多文学大师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，都大体说过，小时候并不曾想过长大了当个什么家。曹禺也不例外，他说他小时候绝没想过当什么剧作家，读书时，只想将来当个教书匠。他一生的希望就是能当上大学教授，研究点学问。

那么他何以会走一条“话剧的道路”呢？七八岁的时候，母亲就带他去看戏。那时还只有“文明戏”，或叫“新戏”。除此，他还看了不少京戏、河北梆子、评剧等，也听过许多京韵大鼓、天津时调、河南坠子，等等。他爱看京戏，甚至演过京戏《走雪山》，还被人称道说扮相不错，很有音乐感。但给他滋养很深的，还是中国的古典文学，《左传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唐宋诗词、元代杂剧、明清小说之类。

曹禺十四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以后，加入了南开新剧团，演了不少戏，已经初显出在戏剧方面独有的才华。可以说，曹禺的戏剧人生已经从这时起步了。他开始尝试把外国戏，像莫里哀的《悭吝人》，改编成适合中国社会情况的《财狂》，把高尔斯华绥的剧本《斗争》改成《争强》。他一方面改剧本、写戏，一方面又演戏。他参加排演的第一个戏是丁西林的《压迫》。他还曾在张彭春老师的导演下，主演过易卜生的名剧《玩偶之家》中的女主角娜拉。舞台和戏剧两方面的知识自然谙熟于心了。在从中学到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期间，他读了数百种的外国剧本。也许正因为此，在写作剧本时，除了考虑舞台指示之外，他始终坚持“我的

剧本总是想给读者读的”。

伟大作家必须要写出对生活深刻的真感受，写出他所要写的人物和思想。在这点上，无论英国的莎士比亚、狄更斯、哈代，还是帝俄时期的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契诃夫，都无一例外，中国的鲁迅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沈从文也一样。

十八岁时的曹禺有了一个梦，就是该写个像样的东西出来。他几乎整天坐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，一边贪婪地读外国剧本，做笔记，一边苦思冥想，不断揣摩自己要写的戏剧里的人物性格、曲折故事甚至语言的特有风味等。想了五年，《雷雨》诞生了，那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第一个高峰。《雷雨》无疑是中西戏剧艺术集大成的一个典范，从希腊悲剧到契诃夫不事雕琢的戏剧技巧和尤金·奥尼尔的抒情写实主义，在他卓越的编剧才能下，杂糅在了一起。《雷雨》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艺术丰碑。相隔不久，他又以天才的戏剧禀赋，接连写出了《日出》、《原野》和《北京人》等名作。这是曹禺最好的四个剧本。

他根据巴金小说《家》改编的同名剧作《家》，也称得上是一部经典剧作。巴金在他晚年写的《怀念曹禺》一文中，提及一九四二年曹禺在泊于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开始改编他的《家》时说：“整整一个夏天，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。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，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，那里面有他的爱，有他的恨，有他的眼泪，有他的灵魂的呼号。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。……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！”

曹禺晚年常慨叹：“莎剧的剧本极深刻，人物语言，非吾等所能想象。”其实，像写小说一样，戏剧的最深刻意义同样是刻画人的灵魂。他说作为一个戏剧家，最该倾心的就是写“人”，全部的心思都该用在如何刻画人物上。曹禺戏剧的成功之处，简单说来就在于他是在诗性的艺术创造中，把一个个鲜活的灵魂刻画了出来，并使之不朽。

我想不单是因为，曹禺童年生活在一个令人窒息的郁闷家庭，才使他有意识地把描绘“家”的命运作为戏剧创作的根脉，并以反叛来挣脱铭刻在幼小心灵上的阴影。他的剧作，从《雷雨》、《北京人》、《家》，到《日出》、《原野》，都与“家”有着千丝万缕扯不断的纠葛。一切的戏剧冲突，也都是在“家”中演绎。他一定有更深层次的思考，那就是，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性的体现就是一个“家”，或者简言之，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质上就是“家”文化。逃离了小“家”又如何呢？娜拉是早摆在那儿了。小“家”无异于是一个大社会，大“家”也毋宁说是个小社会。总之，文化这个“家”注定了是谁都逃不出去的。所以，从悲剧意义上讲，“家”是人类永远的终极宿命，是一道永远无法冲破的藩篱。表面上束缚人的是“家”，而本质上却是文化的束缚。“家”的梦魇是人类心灵上永远的桎梏。“家”的悲剧自然也就成了文化的悲剧。

戏剧是文学体裁中最精美、高贵的艺术形式。戏剧家一定要有诗人的性情才华，要有小说家丰富的想象力和刻画人物的本领，还要有散文家的精致细腻、杂文家的敏锐犀利，甚至要有哲学家的深邃堂奥。语言当然得是诗的。换言之，最好的戏剧应当是诗剧。莎士比亚如此，曹禺也是把这当成他戏剧艺术坚持不懈追求的最高理想。无论从何种角度，说他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一点不算过分。他的戏剧才华只有写出了《茶馆》的老舍，可与之比肩。

可惜而又遗憾的是，曹禺晚年完全陷入到一种“急于写戏，而腹中空空”的痛苦中。他曾在日记中立誓，“要从七十一岁起写作二十年，到九十一岁搁笔。要练身体，集材料，有秩序，有写作时间。放弃社会活动，多看书，记录有用的语言”。读过巴金的《随想录》以后，他打心底羡慕巴金的勇敢、诚实，言行一致。他也清醒地意识到，活着就要说真话，“但却怕说了很是偏激。那些狼一般的‘正义者’将夺去我的安静与时间，这‘时间’，我要写

出我死前最后的一二部剧本”。他确实感到自己应该想写什么，便写什么！“不能有个东西箍着我的头，什么思想，什么条条框框妨碍我的笔。‘自由’当然不能绝对的，但写作时间‘自由’，任自己按自己已有的观念、思维、感情——爱的、憎的、纯挚的情感去写！不然，我将憋死！”

他真的被“憋”得痛苦万状。他成了莎士比亚笔下的“哈姆雷特”。

但他有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传世，就已经不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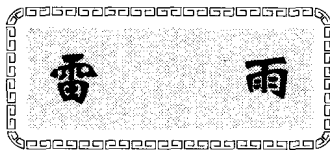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现代戏剧的辉煌离不开曹禺，他是天才的戏剧大师。

傅光明

2001年3月5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

目 录

雷 雨 (四幕剧)	1
日 出 (四幕剧)	171
原 野 (三幕剧)	349



雷 雨

(四幕悲剧)

《雷雨》写于1933年，原载1934年《文学季刊》第1卷第3期。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。



人 物

姑奶奶甲（教堂尼姑）

姑奶奶乙

姊姊——十五岁。

弟弟——十二岁。

周朴园——某煤矿公司董事长，五十五岁。

周繁漪——其妻，三十五岁。

周萍——其前妻生子，年二十八。

周冲——繁漪生子，年十七。

鲁贵——周宅仆人，年四十八。

鲁侍萍——其妻，某校女佣，年四十七。

鲁大海——侍萍前夫之子，煤矿工人，年二十七。

鲁四风——鲁贵与侍萍之女，年十八，周宅使女。

周宅仆人等：仆人甲，仆人乙，……老仆。

景

序 幕

在教堂附属医院的一间特别客厅内——冬天的一个下午。

第一幕

十年前，一个夏天，郁热的早晨。——周公馆的客厅内（即序幕的客厅，景与前大致相同）。

第二幕

景同前——当天的下午。

第三幕

在鲁家，一个小套间——当天夜晚十时许。

第四幕

周家的客厅（与第一幕同）——当天半夜两点钟。

尾 声

又回到十年后，一个冬天的下午——景同序幕。
（由第一幕至第四幕为时仅一天）

序 幕

景——一间宽大的客厅。冬天，下午三点钟，在某教堂附设医院内。

屋中间是两扇棕色的门，通外面；门身很笨重，上面雕着半西洋化的旧花纹，门前垂着满是斑点、褪色的厚帷幔，深紫色的；织成的图案已经脱了线，中间有一块已经破了一个洞。右边——左右以台上演员为准——有一扇门，通着现在的病房。门前的漆已蚀了去。金黄的铜门钮放着暗涩的光，配起那高而宽，有黄花纹的灰门框，和门上凹凸不平，古式的西洋木饰，令人猜想这屋子的前主多半是中国的老留学生，回国后又富贵过一时的。这门前也挂着一条半旧、深紫的绒幔，半拉开，破成碎条的幔角拖在地上。左边也开一道门，两扇的，通着外间饭厅，由那里可以直通楼上，或者从饭厅走出外面，这两扇门较中间的还华丽，颜色更深老；偶尔有人穿过，它好沉重地在门轨上转动，会发着一种久磨擦的滑声，像一个经过多少事故，很沉默、很温和的老人。这前面，没有帷幔，门上脱落，残蚀的轮廓用漆饰都很明显。靠中间门的右面，墙凹进去如一个神像的壁龛，凹进去的空隙是棱角形的，划着半圆。壁龛的上大半满嵌着细狭而高长的法国窗户，每棱角一扇长窗，很玲珑的；下面只是一块较地板略起的半圆平面，可以放着东西，可

以坐；这前面整个地遮上一面有折纹的厚绒垂幔，拉拢了，壁龛可以完全掩盖上，看不见窗户同阳光，屋子里阴沉沉的，有些气闷。开幕时，这帷幕是关上的。

墙的颜色是深褐，年久失修，暗得褪了色。屋内所有的陈设都很富丽，但现在都呈现着衰败的景色。——右墙近前是一个壁炉，沿炉嵌着长方的大理石，正前面镶着星形彩色的石块；壁炉上面没有一件陈设，空空地，只悬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现在壁炉里燃着煤火，火焰熊熊地，照着炉前的一张旧圈椅，映出一片红光，这样，一丝丝的温暖，使这古老的房屋还有一些生气。壁炉旁边搁放一个粗制的煤斗同木柴。右边门左侧，挂一张画轴；再左，近后方，墙角抹成三四尺的平面，倚的那里，斜放着一个半人高的旧式紫檀小衣柜，柜门的角上都包着铜片。柜上放着一个暖水壶，两只白饭碗，都搁在旧黄铜盘上。柜前铺一张长方的小地毯；在上面，和柜平行的，放一条很矮的紫檀长几，以前大概是用来摆设瓷器、古董一类的精巧的小东西，现在堆着一叠叠的雪白桌布，白床单等物，刚洗好，还没有放进衣柜去。在正面，柜与壁龛中间立一只圆凳。壁龛之左（中门的右面），是一只长方形的红木菜桌。上面放着两个旧烛台，墙上是一张大而旧的古油画，中门左面立一只有玻璃的精巧的紫檀柜。里面原为放古董，但现在是在空空的，这柜前有一条狭长的矮凳。离左墙角不远，与角成九十度，斜放着一个宽大深色的沙发，沙发后是只长桌，前面是一条短几，都没有放着东西。沙发左面立一个黄色的站灯，左墙靠墙略凹进，与左后墙成一直角。凹进处有一只茶几，墙上低悬一张小油画。茶几旁，再略向前才是左边通饭厅的门。屋子中间有一张地毯。上面对放着，但是

略斜地，两张大沙发；中间是个圆桌，铺着白桌布。

〔开幕时，外面远处有钟声。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，最好是Bach: High Mass in B Minor Benedictus qui venait Domini Nomini——^① 屋内寂静无人。

〔移时，中间门沉重地缓缓推开，姑奶奶甲（寺院尼姑）进来，她的服饰如在天主教堂里常见的尼姑一样，头束着雪白布巾，蓬起来像荷兰乡姑，穿一套深蓝的粗布制袍，衣袍几乎拖在地面。她胸前悬着一个十字架，腰间悬一串钥匙，走起路来铿锵地响着。她安静地走进来，脸上很平和的。她转过身子向着门外。

姑奶奶甲 （和蔼地）请进来吧。

〔一位苍白的老年人走进来，穿着很考究的旧皮大衣。进门脱下帽子，头发斑白，眼睛沉静而忧郁，他的下颊有苍白的短须，脸上满是皱纹。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，进门后，也取下来，放在眼镜盒内，手有些颤。他搓弄一下手，衰弱地咳嗽两声。外面乐声止。

姑奶奶甲 （微笑）外面冷得很！

老 人 （点头）嗯——（关心地）她现在还好么？

姑奶奶甲 （同情地）好。

老 人 （沉默一时，指着头）她这儿呢？

姑奶奶甲 （怜悯地）那——还是那样。（低低地叹了一口气）

老 人 （沉静地）我想也是不容易治的。

姑奶奶甲 （矜怜地）您先坐一坐，暖和一下，再看她吧。

老 人 （摇头）不。（走向右边病房）

姑奶奶甲 （走向前）您走错了，这屋子是鲁奶奶的病房。您的

^① 巴赫：《B小调弥撒曲》。

太太在楼上呢。

老人（停住，失神地）我——我知道，（指着右边病房）我现在可以看看她么？

姑奶奶甲（和气地）我不知道。鲁奶奶的病房是另一位姑奶奶管，我看您先到楼上看看，回头再来看这位老太太好不好？

老人（迷惘地）嗯，也好。

姑奶奶甲 您跟我上楼吧。

〔姑甲领着老人进左面的饭厅下。

〔屋内静一时。外面有脚步声。姑乙领两个小孩进。姑乙除了年轻些，比较活泼些，一切都与姑甲相同。进来的小孩是姊弟，都穿着冬天的新衣服，脸色都红得像个苹果，整个是胖圆圆的。姐姐有十五岁，梳两个小辫，在背后摆着；弟弟戴上一顶红绒帽。两个都高兴地走进来，两人在一起，姐姐是较沉着些。走进来的时节姐姐在前面。

姑奶奶乙（和悦地）进来，弟弟。（弟弟进来望着姐姐，两个人只呵手）外头冷，是吧。姐姐，你跟弟弟在这儿坐一坐好不好？

姊姊（微笑）嗯。

弟弟（拉着姐姐的手，窃语）姐姐，妈呢？

姑奶奶乙 你妈看完病就来，弟弟坐在这儿暖和一下，好吧？〔弟弟的眼望姐姐。

姊姊（很懂事地）弟弟，这儿我来过，就坐这儿吧，我跟你讲笑话。（弟弟好奇地四面看）

姑奶奶乙（有兴趣地望着他们）对了，叫姐姐跟你讲笑话，（指着火）坐在火旁边讲，两个人一块儿。

弟弟 不，我要坐这个小凳子！（指中门左柜前的小矮凳）

姑奶奶乙（和气地）也好，你们就坐这儿。可是（小声地）弟弟，你得乖乖地坐着，不要闹！楼上有病人——（指右边病房）这旁边也有病人。

姊、弟（很乖地点头）嗯。

弟弟（忽然，向姑乙）我妈就回来吧？

姑奶奶乙 对了，就来。你们坐下，（姊、弟二人共坐矮凳上，望着姑乙）不要动！（望着他们）我先进去，就来。

〔姊、弟点头，姑乙进右边病房，下。〕

弟弟（向姊）她是谁？为什么穿这样衣服？

姊姊（很世故地）尼姑，在医院看护病人的。弟弟，你坐下。

弟弟（不理地）姐姐，你看，你看！（自傲地）你看妈给我买的新手套。

姊姊（瞧不起地）看见了，你坐坐吧。（拉弟弟坐下，两人又很规矩地坐着）

〔姑甲由左边厅进。直向右角衣柜走去，没看见屋内的人。〕

弟弟（又站起，低声，向姊）又一个，姐姐！

姊姊（低声）嘘！别说话。（又拉弟弟坐下）

〔姑甲打开右面的衣柜，将长几上的白床单，白桌布等物一叠叠放在衣柜里。〕

〔姑乙由右边病房进。见姑甲，两人沉静地点一点头，姑乙助姑甲放置洗物。〕

姑奶奶乙（向姑甲，简截地）完了？

姑奶奶甲（不明白）谁？

姑奶奶乙（明快地，指楼上）楼上的。

姑奶奶甲（怜悯地）完了，她现在又睡着了。

姑奶奶乙（好奇地询问）没有打人么？

姑奶奶甲 没有，就是大笑了一场，把玻璃又打破了。

姑奶奶乙（呼出一口气）那还好。